

# 伏尔泰的理性之光

## 陈述

## 陈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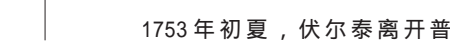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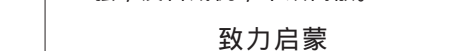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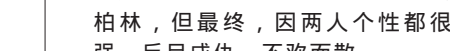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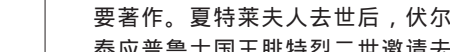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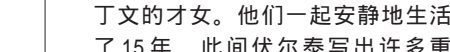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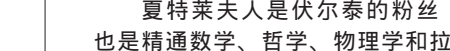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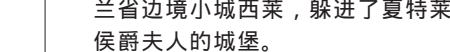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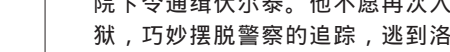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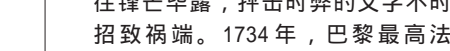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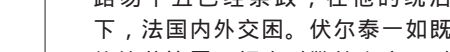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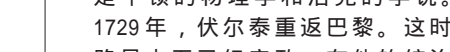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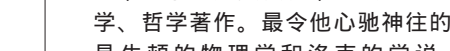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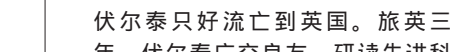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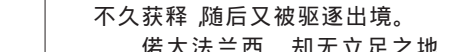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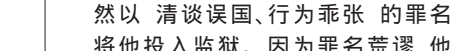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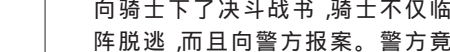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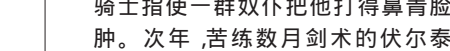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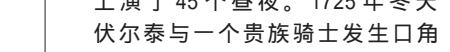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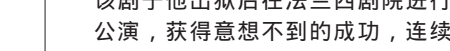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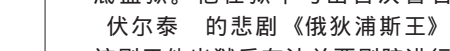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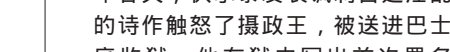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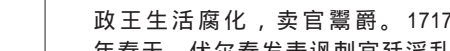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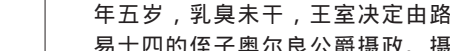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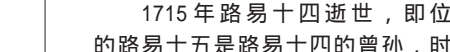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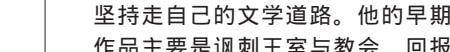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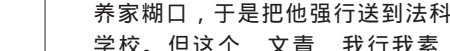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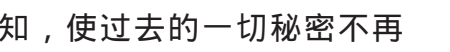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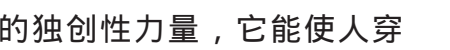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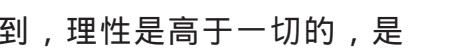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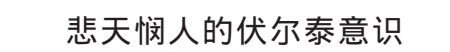
资深媒体撰稿人



1694年11月22日，当伏尔泰降生于世的时候，生命体征很微弱。助产士重重拍打几下，他才勉强睁开双眼，表示自己还是活的。助产士以为他虽然侥幸存活，大约三五天后就会夭折。他的父母也没有信心，所以他的洗礼仪式推迟了8个月才举行。谁曾料想，这个奄奄一息的婴儿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孱弱的躯体硬是支撑了84个春秋。更为惊奇的是，一生体弱多病的伏尔泰，竟然留下多达92卷涵盖小说、诗歌、戏剧、历史、文化、哲学、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伏尔泰全集》，作为 启蒙之王理性之光把欧洲的十八世纪照亮。

### 特立独行

伏尔泰出生在巴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原名为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只是他一生中使用众多笔名中最常用的一个笔名。他自幼聪慧好学，三岁能背诵文学名著，十岁就读于贵族中学，学习拉丁文、修辞学。中学毕业后，他对自己的才气充满自信，表示要当一名诗人。父亲把他训斥了一顿，认为诗人对社会无益且难以



鲁士回到法国。路易十五对他心怀敌意，他不得不东躲西藏。1754年，他在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买下两块地产——多奈伯爵的食邑和费尔奈古堡。他仿效 狡兔三窟，意在确保人身安全，法国若有风吹草动即隐匿瑞士，瑞士那边若有麻烦即退回法国。此后20多年里，伏尔泰基本上隐居在靠近瑞士边境的费尔奈。

隐居费尔奈时期，伏尔泰已是瘦骨嶙峋的老人。然而，这个看上去孱弱不堪的隐士却散发出巨大的能量。他把主要精力花在启蒙事业上，写出了不计其数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有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巴比伦公主》，哲理戏剧《奥林匹亚》、《三头政治》、《西特人》，悲剧《唐克莱德》，史学著作《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历史哲学》，哲学著作《哲学词典》、《无知的哲学家》。虽处偏僻的古堡，但他通过接待来访者和书信往来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时刻关注法国和整个欧洲局势，并以书信和文章揭露黑暗现实，抨击腐败与不公。伏尔泰从费尔奈发出的声音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整个欧洲都在倾听他的声音，以至于费尔奈成为当时欧洲的舆论中心，伏尔泰则获得 费尔奈教长的尊称。

就启蒙而言，伏尔泰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法国涌现出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一批思想家。伏尔泰不仅以早期的著作激发和滋养了后世的启蒙思想家，还加入他们的阵营一起战斗。1746年，狄德罗与达朗贝尔着手编纂百科全书，团结一批优秀学者组成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于1751年开始陆续出版。这套书的主旨是以理性开启人们的智慧和改造现实,甫一出版就引起巨大的反响,赞誉与声讨纷至沓来。正当狄德罗、达朗贝尔受到法国当局与教会迫害和围攻的时候,伏尔泰果敢站出来声援他们,并加入到《百科全书》撰稿人行列。两代思想巨擘虽然未曾谋面,但粉碎黑暗枷锁、扫除愚昧、摆脱偏见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如亲密无间的战友并肩同行。

### 理性之光

1778年2月10日，隐居多年的伏尔泰回到巴黎，住进塞纳河沿河路与博内路交叉拐角处的维莱特侯爵家里。消息一传开，人们奔走相告，纷纷前来一睹 费尔奈教长的风采。一时间，维莱特府邸前车水马龙，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就连从不拜访任何人而只接待来访者的法兰西学院也破例派两位院士拜谒伏尔泰，还有十位院士自动参加了拜谒。美国驻法大使富兰克林带着孙子拜见伏尔泰，让孙子跪在伏尔泰面前请求赐福。目睹这一场面，紧紧挤在屋里的二十几人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次对伏尔泰的 朝圣，盛况空前，实为千古佳话。同年5月30日，枯竭的伏尔泰与世长辞。教会人士宣布伏尔泰为无神论者，不允许他葬于教会墓地。1791年，大革命高潮中，伏尔泰遗骸被迁葬于先贤祠。在运送伏尔泰遗骸的灵车上，法国人民写了一句话：他教育我们走向自由。

伏尔泰一生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毕生致力于从知识和心智上解放人的理性，以理性之光驱散愚昧与黑暗。 人类曾经那么不幸、那么可怜！而他们所以不幸！因为怯懦愚蠢之故。 悲天悯人的伏尔泰意识到，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是引导人们去发现和确立真理的独创性力量，它能使人穿透一切迷雾、认识一切未知，使过去的一切秘密不再隐没于黑暗之中。为此，他以笔墨为武器，向一切试图遮蔽理性、愚弄人民的黑暗势力宣战。他 和假仁假义作斗争，揭露招摇撞骗，打倒暴政、偏见、谎言、迷信 保护弱者、穷人、受苦难者，为被迫害者和压迫者斗争（雨果语）。正是他 打亮了所有的灯（房龙语），让人们看清了那些丑陋的恶行，唤醒人民奋起抗争，从而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启蒙时期理性的辉煌已成久远的记忆，但无论如何，理性精神绝不会过时，因为理性是发现真理与认识世界的不二法门，包括非理性也需要理性进行理解与阐释。离开理性，人类寸步难行。所以，伏尔泰及其他启蒙思想家依然闪耀在历史的星空，散发出永不暗淡的理性之光。

## 丛谈

## 读史随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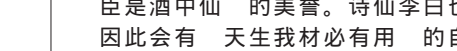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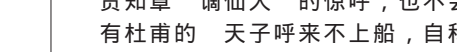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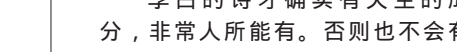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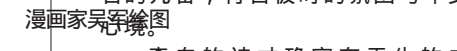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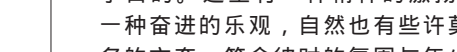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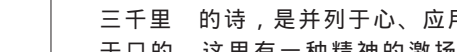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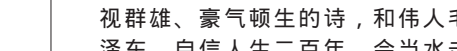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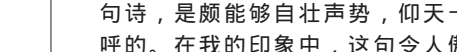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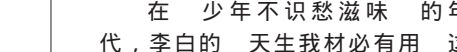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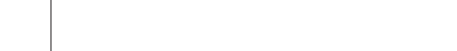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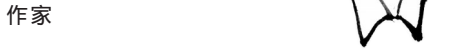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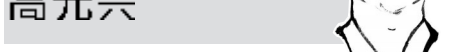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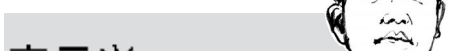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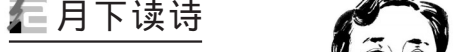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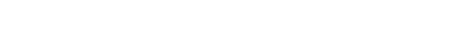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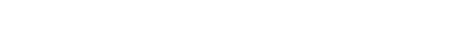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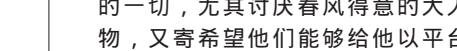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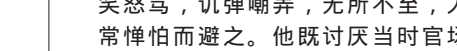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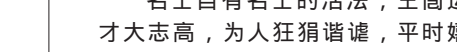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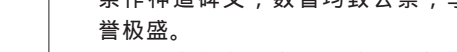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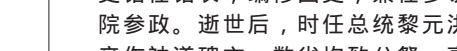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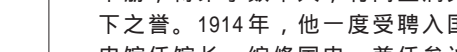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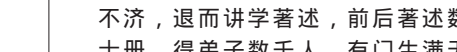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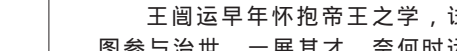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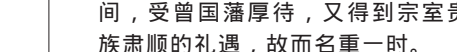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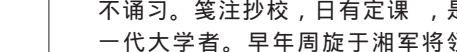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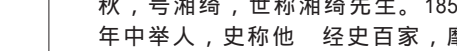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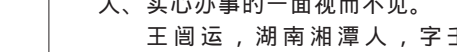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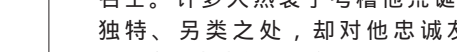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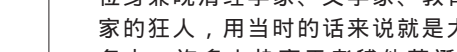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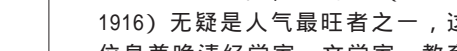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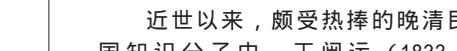
## 左连璧

杂文家



透过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人们得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形象。彭德怀身上那种一心为民、为军、为国而忘己的风骨，永远闪现在人民眼前；他坚定的革命信念、非凡的胆略、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大无畏的铁血精神和耿直刚正的崇高人格，都让人们无比敬仰。毛泽东对彭德怀非常推崇和信任，曾有诗相赠：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红军长征中，彭德怀担任红三军团的总指挥。长征途中发生的 彭大将军扛门板 的小故

事，让人感慨万千。



# 彭德怀扛门板

事，让人感慨万千。

红军到达遵义后，红三军团奉命进驻尚嵇镇，军团部设在一个叫懒板凳的地方。彭德怀是穷苦人出身，对穷苦百姓充满了同情心。行军途中，他的警卫员经常背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布料、银元、盐巴等。只要看见特别穷苦的人，彭德怀就让警卫员打开包袱送去一些东西。他还常常蹲在指挥部门口，与老人、小孩说笑唠家常。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转移的那天，一大清早，老百姓们就看见彭德怀这个 红军里特大的官 扛着块门板沿街喊：这是谁家

的门板？原来，彭德怀是要把用来当床铺的门板送还给它的主人。

这些不起眼的小事，足以体现彭德怀亲民爱民、走到哪里都能迅速与民众打成一片的特有品质。彭德怀亲自扛门板，也许是因军团指挥部转移撤得急，身边的工作人员忙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而对送门板的小事情有所忽视；还可能是将军毫无官僚做派、亲力亲为的风

范。

和机会，大有作为。尽管机会一直没有到来，但他从不出恶声，一切厌恶，皆从嘲谑出之，在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如辛亥革命后，王闿运看到易帜剪辮之后，余皆照旧，于是兴之所至写下一个段子：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死前，他自己给自己写了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他自诩和后人发掘不止的 平生帝王学 逍遥通世法 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展示的机会。更不幸的是，他花25年做的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却被国人遗忘，倒是一个美国人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稍稍给予了提及，这件事给我们展现了一代名士特有的精神风范。

这25年是从1890年算起，到1914年进京止，除了部分时间外出游学之外，王闿运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衡阳县船山书院的教席上。这25年中，他并非没有机会放弃，以他的名气 and 学识，自然引来很多人的邀请，但他都拒绝了。衡阳虽然地处湘中，但与湘省文化中心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他为什么如此执着？

说起来，他的执着只为一个承诺，给郭嵩焘的承诺。

他在去主持船山书院之前，是在长沙的思贤讲舍担任主讲。

思贤讲舍是郭嵩焘在1872年建立的一所学校，校址就在曾国藩祠中。经营思贤讲舍是郭嵩焘晚年主要致力的大事。

信和自傲。当然，这些 自信和自傲 其实多半还是如浮于大海的海市蜃楼。虽然李白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但从他晚年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的夜郎流放，就可说明 天生我材 有时也未必有用，甚至还会因材 得祸。安史之乱，诗人应召入永王李璘幕府，辅佐王师，东征平乱，以实现其 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之理想，为国建功立业。当是时也，诗人豪气冲天，对大江而挥毫吟诵：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然而，曾几何时，却因永王一案被牵连，成阶下囚，一为迁客，流放夜郎。诗人好友、诗圣杜甫闻之慨然，为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而吞声，而 惻惻，并为之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吟叹：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噫吁嚱，险乎难哉！悲乎哀哉！ 天生我材 的李白，居然成为 佯狂 客，成为 皆欲杀 之人。此时李白的 天生我材，也只有杜甫之 独怜 了。虽然最后遭流放的李白遇赦而返，但这对他来说，打击毕竟是很大

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他人生命运的一种摧残。

当然，人有才总是好的，尤其是 天生我材。李白未能被其所材、竭其力、遂其愿，甚至因之惹来祸端、带来厄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所幸的是，其诗才却未能被扼杀，依然有着 飞流直下三千尺 的气势与激情。他以 五岳为辞赋，四海作胸臆 而写的

诗，一如诗国之太阳，火焰万丈，绝伦古今，照耀人寰，领风骚于万世。

天生我材，这是令人钦羡的，但这 天生 只能说明人的天赋好，聪慧，记忆过人。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后天的勤奋、刻苦与机缘。民间所传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的故事，就是李白小时候发奋读书之开端。由此可见，即使 天生我材 如李白者，读书也要勤奋，求知也要发愤。正如他《送友人入蜀》诗中所言：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 学习之路亦如 蚕丛路，也是崎岖而不易行的。

天生我材 自然也离不开老师

的教诲，伯乐的赏识提携。古人云：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而现在则可谓 伯乐亦常有。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喜人现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亦是当今的一种风范。如果从全国范围看，这种利国利民利己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这也是一个清明时代所应具备的。但如果你因此而认为只要 天生我材 就 必有用，那就只能 噫吁嚱 悲乎哉了。杜甫在《古柏行》中感慨：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看来诗圣的眼光也是很有穿透力的。

一般来说，天生我材 的人都是有点傲气的，有些甚至有傲骨。怀才不遇，孜孜求索；怀才有遇，心血以报。不敢说一定有济世之志，但终究有为国之心。然而他们可以 俯君黄金台上意，但不会 摧眉折腰事权贵。这就要求，一方面，有才之人要有一颗平常心，不可恃才侮上；另一方面，赏才之人要有容人之量，有一颗君子的公心，给有才之人充足的生存土壤。这些 天生我材 者与用才之人该如何互相抉择？自然要看他们的审视眼光和精神定律了。

而且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和敷衍。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的问题时，指出： 己不正，焉能正人。 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党规党纪，且操作性都极强，可谓网大眼小。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把党规党纪的条文学懂弄通，更要逐条落实，以自觉遵守守纪的模范形象，展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以此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逐步遵守党规党纪，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与向好。千万不能人前一套，人后却另搞一套，当 两面人，被人猛戳脊梁骨，而自己还浑然不知，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是最要不得的，也是最可怕的。

应该说，时至今日，彭德怀扛门板的故事，仍在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带头遵守和严格执行党规、国法、军纪，

奇就奇在这两个都坚持己见且脾气很大的人都能容忍对方的异见，又能忘记彼此间的不快，并且能淡然处之。对于对方的怪异行径，他们 也照老朋友相处之道，礼貌性地视而不见。

郭嵩焘组织禁烟公社时，请王闿运和他一同主持。王闿运则已受聘于四川总督丁宝桢，主持成都尊经书院，但他依然是禁烟公社的支柱。王闿运每次回长沙，郭嵩焘都请他执教思贤讲舍。从1882年开始，郭嵩焘四次邀请王闿运，并于1887年搬进思贤讲舍，接任该校首席讲师，直到1890年离开。

而这一次离开的原因竟然是来接掌衡阳东湖的船山书院,这书院和思贤讲舍一样,都是家国情怀的产物,由曾国荃、彭玉麟等人捐建,地址就在王夫之年轻时求学的地方。郭嵩焘在长沙借重振王夫之先贤地位以激发湖南人奋起的做法，王闿运并不赞同。但是他觉得在王夫之的老家来重振其地位，倒还勉强。1890年湘军大将彭玉麟去世，船山书院无人主持，王闿运只好答应郭嵩焘前往衡阳。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5年！1891年，郭嵩焘去世，出于对郭和王夫之后人的忠诚，作为山长的王闿运揽下了由郭嵩焘开启的一年一度祭祀王夫之的责任。船山书院名日益著，一时间 学在船山。著名的弟子如胡燏、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翼、杨庄等，都是响当的人物。

一介狂士，目无余子，敢于将袁世凯的政府嘲弄为梁山泊、瓦岗寨的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忠诚友人、实心办事者，焉能不让今人三思！

王闿运和郭嵩焘都与曾国藩有很深的交情，因此在曾国藩死后，二人开始合作。先是郭嵩焘组织禁烟公社，王闿运是主要支持者；不久建立思贤讲舍、船山祠，郭嵩焘多次邀请王闿运授课。郭嵩焘无疑也是名士，他不仅是湘军关键人物，也做过广东巡抚，还是近代史上最早的驻外使节。而王闿运在很多方面与郭嵩焘意见不合。

一是在对外关系处理上,郭王二人合不来,王闿运甚至贬低郭的出洋日记是中了洋人的毒。他认为除了军事科技之外,洋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外国威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二是对王夫之的看法也不一致。1869年,王闿运第一次阅读王夫之的著作时便觉得平淡无奇： 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 作为今文经学者，王闿运深信自汉以来的经籍都是伪造，而宋代理学是建立在伪造的经文之上，因此王夫之的继承宋代理学就受到了王闿运的批评。王闿运对郭嵩焘在长沙祭祀王夫之一事难以理解。1870年，郭嵩焘在城南书院建立第一座船山祠时，王闿运即表示郭嵩焘 力推船山，真可怪也。

三是在处理《湘军志》一书时产生过尖锐矛盾。郭嵩焘作为湘军的亲历者，对王闿运写的《湘军志》内容极不赞成，认为贬低了湘军的成就，大为不悦，先于曾国荃斥责此书，并要求王闿运把雕版交给他烧毁才了事。

道不同不相为谋，王闿运怎么会和郭嵩焘扯上这25年的关系呢？

# 天生我材

的教诲，伯乐的赏识提携。古人云：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而现在则可谓 伯乐亦常有。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喜人现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亦是当今的一种风范。如果从全国范围看，这种利国利民利己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这也是一个清明时代所应具备的。但如果你因此而认为只要 天生我材 就 必有用，那就只能 噫吁嚱 悲乎哉了。杜甫在《古柏行》中感慨：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看来诗圣的眼光也是很有穿透力的。

一般来说，天生我材 的人都是有点傲气的，有些甚至有傲骨。怀才不遇，孜孜求索；怀才有遇，心血以报。不敢说一定有济世之志，但终究有为国之心。然而他们可以 俯君黄金台上意，但不会 摧眉折腰事权贵。这就要求，一方面，有才之人要有一颗平常心，不可恃才侮上；另一方面，赏才之人要有容人之量，有一颗君子的公心，给有才之人充足的生存土壤。这些 天生我材 者与用才之人该如何互相抉择？自然要看他们的审视眼光和精神定律了。

而且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和敷衍。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的问题时，指出： 己不正，焉能正人。 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党规党纪，且操作性都极强，可谓网大眼小。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把党规党纪的条文学懂弄通，更要逐条落实，以自觉遵守守纪的模范形象，展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以此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逐步遵守党规党纪，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与向好。千万不能人前一套，人后却另搞一套，当 两面人，被人猛戳脊梁骨，而自己还浑然不知，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是最要不得的，也是最可怕的。

郭嵩焘组织禁烟公社时，请王闿运和他一同主持。王闿运则已受聘于四川总督丁宝桢，主持成都尊经书院，但他依然是禁烟公社的支柱。王闿运每次回长沙，郭嵩焘都请他执教思贤讲舍。从1882年开始，郭嵩焘四次邀请王闿运，并于1887年搬进思贤讲舍，接任该校首席讲师，直到1890年离开。

而这一次离开的原因竟然是来接掌衡阳东湖的船山书院,这书院和思贤讲舍一样,都是家国情怀的产物,由曾国荃、彭玉麟等人捐建,地址就在王夫之年轻时求学的地方。郭嵩焘在长沙借重振王夫之先贤地位以激发湖南人奋起的做法，王闿运并不赞同。但是他觉得在王夫之的老家来重振其地位，倒还勉强。1890年湘军大将彭玉麟去世，船山书院无人主持，王闿运只好答应郭嵩焘前往衡阳。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5年！1891年，郭嵩焘去世，出于对郭和王夫之后人的忠诚，作为山长的王闿运揽下了由郭嵩焘开启的一年一度祭祀王夫之的责任。船山书院名日益著，一时间 学在船山。著名的弟子如胡燏、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翼、杨庄等，都是响当的人物。

一介狂士，目无余子，敢于将袁世凯的政府嘲弄为梁山泊、瓦岗寨的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忠诚友人、实心办事者，焉能不让今人三思！

王闿运和郭嵩焘都与曾国藩有很深的交情，因此在曾国藩死后，二人开始合作。先是郭嵩焘组织禁烟公社，王闿运是主要支持者；不久建立思贤讲舍、船山祠，郭嵩焘多次邀请王闿运授课。郭嵩焘无疑也是名士，他不仅是湘军关键人物，也做过广东巡抚，还是近代史上最早的驻外使节。而王闿运在很多方面与郭嵩焘意见不合。

一是在对外关系处理上,郭王二人合不来,王闿运甚至贬低郭的出洋日记是中了洋人的毒。他认为除了军事科技之外,洋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外国威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二是对王夫之的看法也不一致。1869年,王闿运第一次阅读王夫之的著作时便觉得平淡无奇： 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 作为今文经学者，王闿运深信自汉以来的经籍都是伪造，而宋代理学是建立在伪造的经文之上，因此王夫之的继承宋代理学就受到了王闿运的批评。王闿运对郭嵩焘在长沙祭祀王夫之一事难以理解。1870年，郭嵩焘在城南书院建立第一座船山祠时，王闿运即表示郭嵩焘 力推船山，真可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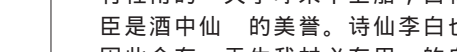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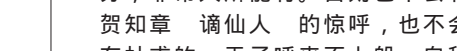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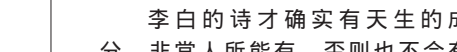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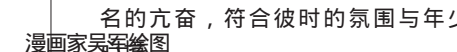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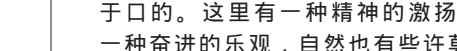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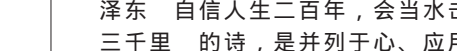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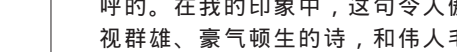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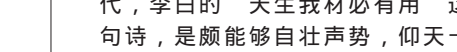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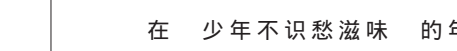
三是在处理《湘军志》一书时产生过尖锐矛盾。郭嵩焘作为湘军的亲历者，对王闿运写的《湘军志》内容极不赞成，认为贬低了湘军的成就，大为不悦，先于曾国荃斥责此书，并要求王闿运把雕版交给他烧毁才了事。

道不同不相为谋，王闿运怎么会和郭嵩焘扯上这25年的关系呢？

## 月下读诗

## 高元兴

作家



漫画家吴宇绘图